

卷二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信精靈能變幻

七化七本無涯

話說大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中

不樂害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個大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快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七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在真上背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好耍子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七得像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明 馮夢龍 增訂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女
三
一
究竟後來何人盜法生出什麼事且听下回分解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傳卷之二

第三回

胡黜兒村裏鬧貞娘

趙大郎林中尋狐跡

橫生變化亦多途

妖幻從來莫過狐

假佛裝神人不識

何疑今日聖姑乚

話說諸虫百獸多有變幻之事如黑魚漢子白螺美人虎爲僧爲姬牛稱王豹稱將軍犬爲主人鹿爲道士狼爲小兒見於小說他書不可勝言就中惟猿猴二種最有靈性算來總不如狐成妖作怪事跡多端這狐生得口銳鼻尖頭小尾大毛作黃色其有玄狐白狐則壽多而色變也按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爲人百歲能知千里外事千歲與天相通人不能制名曰天狐性善蠱惑變幻萬端所以從古至今多有將狐比人的如說人容貌妖嬈謂之狐媚心神不定謂之狐疑將僞作真謂之狐假三朋四黨謂之狐羣看官且聽我解說狐媚二字大凡牝狐要哄誘男子便變做箇美貌的婦人牡狐要哄誘婦人便變做美貌的男子都是採他的陰精

陽血助成修煉之事你道甚樣法兒變化他天生有這個道數假如牝狐要變婦人便用着死婦人的骷髏頂蓋牡狐要變男子也用着死男子的骷髏頂蓋取來戴在自家頭上對月而拜若是不該變化的時候這片頂蓋谷碌碌滾下來了若還牢牢的在頭上拜足了七七四十九拜立地變作男女之形扯些樹葉花片遮掩身體變成五色時新衣服人有見他美貌華裝又自能言美笑不親自近無不顛之倒之除却義夫節婦其他十個人到有九個半着了他的圈套所以叫做狐媚不止如此又能逢僧作佛遇道稱仙哄人禮拜供養所以唐朝有狐神之說家也祭祀不敢怠慢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此風到五代時消息然其種至今未嘗絕也

世間事也皆成假
那得狐妖獨認真
妖狐應自得天嗔

若使人情無假偽

話說大宋咸平改元真宗皇帝登極那時民安國泰自不必說却說西川安德州有個梓潼鄉村中住個獵戶姓趙名壹原是敗落大戶人家為他行一人都稱他趙大郎那趙壹有個妻子姓錢是府中錢員外家生女兒

年方二十一歲頗有顏色趙壹靠打獵為生那錢氏只在草堂中做些針指幫家過活稟性貞潔人也敬重一日出門汲水誰知被一個妖狐窺見那畜生動了邪心要去引誘他變做個俊俏秀才模樣穿一身齊整的衣服每日只等他丈夫出門便去到他門首或立或坐或時假裝飢渴討漿討水引得婦人開口他又故意掙幾句風話那婦人心堅如石全然不動因此魅他不得趙壹一連兩日在自己門首撞見了那秀才見他踪跡有些奇怪問他姓名秀才答應道在下姓胡名黜在前村看書閒步至此趙壹有心到前村訪問並無此人愈加疑惑忽一日錢氏早起梳粧不見了一枝定髻的銀簪衫兒袖兒箱兒簪兒減粧兒被窩兒各處都翻遍了只牆角下有個老鼠穴也點着灯焰過幾遍那有些影像到午上煮飯熱了揭開鍋蓋這枝簪不歪不斜插在飯鍋中心按起看時却又作怪這滾熱的飯鍋裏面簪兒還是冷的錢氏恐丈夫不信瞞過不題又一日早起下床正要穿繡鞋不見了一隻趙壹道想是貓兒銜去了另換一隻穿罷那日趙壹出門不多時便回袖裡摸出一隻鞋兒與妻子看問道可是你的

錢氏道正是那里拾來趙壹道在三里之外一株石榴樹上挂着却不是怪事錢氏方纔敢把銀簪之事對丈夫說趙壹說此必山魃鬼魅所爲常言道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莫睬他便了自是趙家怪異不絕亦無傷損夫妻兩個無可奈何只不理他後來慣了越不在意其時重陽節近風高荳熟正是射獵的時節趙壹和幾個一般的獵戶帶着鷹犬挂了弓箭各執用慣的軍器出了梓潼村到山中出獵但見

人比逞勇箇比誇強逞勇的道一箭可貫雙鵬誇強的道一人能斃二虎嗥的嗥叫的叫聲音悽慘驚駭的無非是野獸飛禽死的死活的活血肉淋漓束縛的總只是披毛帶角鷹犬媚人偏作勢刀鎗遇物李無情只圖多獲作生涯一任旁人呼鳥賊

趙壹和衆獵戶打圍將晚得了些麋犯兎鹿之類衆人均分了却欲轉身忽然山凹裡趕出一羣獾來衆獵戶道我們各逞本事趕取那獾先得者衆人出采相賀趙壹道說得是叫幾個沒本事的庄戶守着鷹犬趙壹提一柄鋼叉又同五六個好漢各執些鎗棒飛奔上去那一羣獾被人趕急

四散走了衆人分頭追趕趙壹覷定一個絕大的猪獾盡力追去約莫三五里路那獾已不見了趙壹心中不捨跑上高處望時只見那獾還在前山坡下亂草中東跳西鑽要尋個孔洞藏躲趙壹但力又趕轉過了幾個山坡那獾走得沒影只見一隻大鹿在坡下吃草那鹿知得人來便跑趙壹道雖趕獾不着若得此鹿也好遮羞慌忙脫下布衫挂在腰裡飛奔上坡趕了好一程那鹿又不見了只聽得泉聲亂响趙壹跑得口渴正要尋口水吃看着幾處澗水都是小比去處不甚潔淨依着流泉來路捱尋上去又行了一程直到那山凹之中一般清泉如珠簾噴博下來下面有個水潭內都是石子一清澈裡趙壹放下鋼叉將手掬起呷了幾口道勾了覺得天色已晚提了鋼叉回身便走却不知已來了二十多里之地此是九月初八日日光纔退早現着半輪明月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一步懶一步約莫行不上一二里月光之下遠比望見前面樹林中有些行動之影趙壹站住腳頭定睛看時却原來是一個野狐頭上頂了一片死人的天靈蓋對着明月不住的磕頭趙壹道奇怪常聞人說狐能變化莫

非這孽畜弄這道兒我且俏也看他怎的只見那狐拜了多時趙壹走去
看也像個美男子與先時所見胡黜秀才無異趙壹道原來如此不覺心
中大怒輕也的放下鋼叉解下弓來搭上箭弓開的滿箭去的疾看正狐
身蹶的射去叫聲着正是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正中了狐的左腿那狐大
叫一聲把箇天靈蓋掀將後來復了原形帶箭而逃趙壹一來天晚二來
心中也不免有些害怕打個寒噤不敢追趕挂了弓把布衫展開披在身
上倒提鋼叉飛奔舊路而來却說眾獵戶向村中沽買些濁酒熟煮了些
野味在山下涼棚內圍坐吃着等那趙壹的消息一人說大郎來得遲一
定被他得手了又一人說而隻脚趕着四隻脚也把穩不得一人說趙大
脚原自了得又一人說此時不見回莫非趕不着獾反被獾趕了去眾人
都在耍笑內一個眼快的指道這不是他來了眾人都走出涼棚迎着只
見趙一空手而回眾人道我等已趕得兩個狗獾烹煮在此大郎何故許
久方回眼見得出采有分了趙壹道我雖趕不着這獾兒却也撞着一件
異事釋了一段大也的疑惑就把狐精拜月被箭之事說了一遍眾人道

虧着老兄除了地方一害似此說我等還該出采相賀中間多有不信的
道趙大郎趕不着獾却裝這篇鬼話來哄我如何肯信除是我親眼看
見方准又有個年長的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一面扯着趙壹進涼
棚內坐着把大碗斟酒送他一面又引着幾個狐狸精故事與眾人閒說
眾人到底疑信相參趙壹道我一箭射中他後腿大叫而去想必地下血
點尚存可驗我等明日同去就依着血跡尋取狐穴料不是一箇兩箇盡
數拿來剝他皮做件襖子過冬却不好麼眾人道如此再沒話說若果有
些証見我等出采相請沒有時便是說謊少不得擾你大也一個東道趙
壹應允當晚吃了一回大家拿些野味回家去趙壹到家中把前項事說
與渾家也口雖答應心中也不十分決然趙壹一夜無寢巴得天明便
跳起身來只聽門前樹葉亂响趙一道今夜是初九了重陽信到風起了
推牕看時只見一天烏雲趙壹性急道天變了起這未下雨時我且扯眾
人同走一遭回來早飯未遲忙也的梳洗完了穿上布衫走到東隣西舍
去敲他門時一個也都還睡着翻身叫他起來東家又等洗臉水西家又

雨止一口說不妨事不妨事過一會兒一發下得大了料是行走不成只得轉回家中吃了早飯在葦堂中坐着兩隻眼睛呆看着天這雨自朝至晚何曾住點有一篇苦雨詞單道那雨下得不稱人心意

雨兒雨兒下得好沒撻煞又不要你插秧又不用你澆花又不等你洗臉又不消你煎茶急忙忙不住點爲着什麼簷前溜緊一番慢一番大一番細一番聒得人耳朵裡害怕心兒裡愁緒如麻把個活動的人兒都困做了籠中之鳥就是跨下個日行千里的馬兒也討不得出脚日宮天子你在何處閒耍恨風伯偏不起陣利害的風兒刮也雨師呵你費盡心力有甚奢遮只落些兒咒罵索性你下個無了無休我到也無說話只怕連你也有厭煩的時節這些濃也淡也的雲兒少不得收拾還家勸你雨師呵何不早一刻收拾了罷

趙壹那時恨不得取一根幾萬丈的竹竿撥斷雲根透出一輪紅日又恨不得爬上天去拿個幾萬片絕乾的展布將一天溼津也的雲兒展個無

滴渾家見丈夫晚飯懶吃只是納悶蓄得兩瓶好酒打開煖下把煮下的野味搬來與丈夫吃趙壹不覺吃得爛醉進得房來衣也不解襪也不脫倒身便睡直至四更方醒抬起頭來已不聽得有雨聲想是晴了又捱一個更次牕上漸有些亮光趙壹起身便去推牕看天還是烏洞洞的且喜雨却住了趙壹道這些害睡癆的此時還未醒索性吃了早飯去不遲忙催渾家起身燒湯梳洗安排早飯吃了出門看時又下着濛濛的細雨趙壹道這些狗毛雨却不溼衣服怕怎的行上幾步見地下十分泥濘趙壹復轉身來脫了襪套上一雙蠟底的腳履走到東隣西舍家去拉他時一個也都不肯動身道什麼緊要拖泥帶水跑許多路去若果有野狐被你射着此時正在害瘡料不連夜搬去忙他怎的趙壹見去不成又悶了一夜到第三日天色晴明趙壹道今日料無推托了侵早先到各家去約了一聲回家早飯過了又去東邀西拉有幾個老成的回不去道這般半溼不乾的地下讓你後生家走罷衆人道我們跟大郎拿得狐精却來回話一行二十餘人各執器械趙壹當先領路彎彎曲曲走過了多小山坡

眾人已自走得個不耐煩比及到了村子裡面各處搜尋並無半點血迹原來被這日大雨沖沒了趙壹也是這般解說眾人那里肯信道這茂林之中上有樹枝遮蓋終不然雨衝得這般乾淨就是血迹衝沒了少不得他的穴洞也在左近如今那有個影兒趙壹引着眾人見神見鬼的尋覓了半晌只管走遠了去衆人道呸青天白日打這樣鬼官司我等不去了轉去擾你的東道罷氣得趙壹唾口無言到得村中你也道大郎調謊我也道趙大亂說清平世界什麼精怪也只怕你趙大就是個說謊精怪至今人遇說謊的還說是精趙又說是亂趙都為此也有詩為証

妖狐拜月本為真

趙壹原非說謊人

雨洗血蹤無覓處

世間屈事有誰論

趙壹回來衆人都到他草堂上坐定要他出采做東道趙壹無可奈何只得將渾家幾件衣衫向着村中售錢備酒與衆人吃連幾個長年的都請得來衆人咬嚙了一番臨起身道既擾了大郎今後別人問時我們便答應一聲有狐精也罷趙壹愈加不忿從此更不提起射狐一節話分頭

却說被箭射的牡狐是個老白牝狐所生那老狐不知年歲頗能變化自起一個美號叫做聖姑也在此雁門山下一個大上洞中做個住窟這山東西兩峰突起其高接天北來南去之雁都從兩山中間飛過所以喚做雁門這聖姑也生下一牡一牝牝的叫胡黜兒牝的叫胡媚兒原來這狐精但是五百年的多是姓白姓康但是千年的多是姓趙姓張名胡字是他的總姓當夜聖姑也同媚兒在月明之下論些丹術只見黜兒揚着後腿叫喚而來到土洞邊便倒在地下打滾亂叫老狐上前觀看已知左腿着了一箭忙去拔時這箭頭入得深了落得痛苦全不動揮聖姑始心生一計叫一聲兒要忍痛者屏一口氣將牙關緊上的咬住箭鏢用雙手把他的腿盡力一推撲的一聲這箭鏢便離了皮肉抽出來撇在一邊那牡狐發昏去了原來這箭剛也射中後腿脊裡筋絡已被射斷了兩條又自捨命掙回跑了許多路如何不死聖姑也對着流淚喚媚兒一同抬他到土床上放下經兩個時辰方醒這老狐也識得幾位草頭煎湯洗治全無功效兩日之後看也待死正在悲傷忽然想起益州城中有個太

医姓嚴混名嚴三點此人起死回生手段若求得他藥來時有何虞哉分付媚兒好生伏侍哥也自己扮做有病的老乞丐婦提一条百節竹杖逕望成都府而來只因這番直教老狐平添一段的見識重啓無限的事端正是法若有緣終到手病當不死定逢医畢竟嚴大医如何用藥救得那小狐精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老狐大鬧半仙堂

太醫細辨三支脉

從來子母錢無種

且喜君臣藥有方

若欲養生兼積德

虚心問取半仙堂

話說益州有個名医姓嚴名本仁乃嚴君平之後裔也看脉與人不同用三個指頭畧點着便知病源所投之藥無有不愈故此傳出一個譚名叫做嚴三點原是太医院御医因景德年間蒙召看李宸妃之疾他伸着三指只一點便走宸妃只道他不肯精細用心訴與真宗皇帝知道真宗要治他不敬之罪賴得眾官保奏道他得個異人傳授非常医可比雖然饒他的計較畢竟不用他方藥逐回原籍以此他就在益州行医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這三日施藥不取分文就是平日取藥的有藥錢也不拒無藥錢也不爭所以其門如市更有一件奇處別人看脉只看得本身的病患就是精通太素脉理也只看得本身的貴賤壽夭偏他三指一點合他家爹兒娘兒妻兒女兒但係至親有災無災盡能懸斷便算命先生排着

十二宮星辰細推詳也沒這樣有準只是他怕洩了天機不十分肯輕
易說一日州守相公傷了些風寒委他去切脉他點着六脉便道尊官貴
恙不消服藥只要濃煎六安茶一碗乘熱服下到三更出汗自然沒事且
喜令正夫人目下當有生男之慶但令長子婦秋間主有產厄州守相公
大笑想道我夫人果是懷胎或者衙內人露了個消息他就撮文一句奉
承個男喜也不見得只是我兒婦在襄州家中三千餘里之外有孕無孕
連我也不知况且媳婦的禍福如何在公上脉息內看出萬無是理當夜
知州只一碗熱茶病便好了後來夫人果產一男知州也還道是偶中十
月內寄到一封家書是他大公子親筆說他媳婦八月廿七日小產身亡
知州此敬之如神呼為半仙此外人又號為巖半仙其名天下聞知
有一

名臨江仙車道巖半仙的好處

世人以脉皆三指輪他一點仙機合家休咎盡皆知回生須勺飲續命
只刀圭問切望聞俱不用隔垣見腑非奇從來二監避良医若教人種
杏花滿錦江西

却說老狐扮做有病的老丐婦晝夜行走到得益州城內已知巖半仙往
在海棠樓相近這日正是九月十五輪該施藥之期恰好是知州生日半
仙備幾個盒子往州裡賀壽去了紛上的看脉求藥之人何止百數都四
散等着也有在海棠樓上去遊玩帶看州前動靜的這座樓在州衙之西
乃唐時節度使李回所建為僚佐燕遊之所四圍遍植海棠至今茂盛每
次新官到任葺理一番極是整齊那婆子也無心觀看一逕到半仙門首
只見門面是一帶木柵內有一座假山四五株古樹裏面三間小小堂
屋扁上寫半仙堂三字這扁乃是知州所送兩旁挂板對一聯云切脉憑
三點服藥只一劑婆子眼快都看在肚裡了他拄着一根竹杖只在對門
簷下站着直等到午牌時分只聽得人說道來了也走到街上一望只
見半仙騎箇白馬家僮捧着一套大衣服和幾個空盒子從東而回因知
州留他早飯所以回得遲了眾人等得不耐煩三停裡頭也散了一停又
有一多子在州前伺候隨着馬尾來的半仙到柵欄門首下馬也不進宅
逕在堂中站着眾人捱三頂四簇擁將來一個上伸出手來求大医看脉

也有傳說家中病源的半仙捱次流水般看去一面口中說方一面家童取藥也有煎劑也有丸劑也有內科外科十來個家僮分頭打發不消兩個時辰都已散完那半仙早是切脈憑三點若依平常醫者調起息來糖餅般撞起日子也看不了許多脈又早是用藥只一劑依着時醫動了藥箱便是兩三袋十來劑還未收功隨你茅柴一般堆起藥料千人包萬人配也打發不開這起病人半仙每日施藥只以午時為限過午便不發藥了因今日出去回遲特地忙到申時方畢有詩為証

神隱無如西蜀嚴

仙医仙卜一家兼

只因乞藥門如市

也學君平早下簾

婆子見眾人挨七擠七明知自己有些蹊而蹊之古而怪之不敢搶前且暫在假山下盹睡比及眾人散了急跑上前半仙已自進宅去了那婆子還望他出來呆七地靠着柵門口死等看七到晚只見老管家手中拿一巨鐵鎖出來關柵門婆子着了忙迎上前去深七道個萬福老管家道你抄化也須趕早如今關門閉戶的時節誰家這等便當拿着錢米在門口

等你布施婆子聽說雙眼弔淚道老媳婦不是抄化的是求藥的老管家道就是求藥也有個時候俺老爺忙了一日總討得半個時辰清閒終不然為你一個老乞婆壞了俺家的規矩俺就是進去稟話也免得老爺噴責婆子道老身安得州居住來路甚遠趕遲了些兒只因有個奇症求大医救療望老公七方便則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医家有割股之心老公七若肯稟知太医一聲或者太医見憐肯出堂來也未可知說罷一手撐着竹杖一手扯着老管家的衣袂屈着一隻腿跪將下來老管家焦燥起來發作道你這老乞婆好不知事這般與你講明了還要歪纏做甚你便有奇症料今晚也不死就是皇帝老官兒勅旨宣名好友也等明日動身說罷便把手扯起那婆子推他出去那婆子雙腳跳地叫起屈來驚動了裏面嚴半仙教個書童傳話出來問道何人喧嚷婆子正待上前分訴被老管家一手拉開向書童說道這老乞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般時候却還來問老爺取藥教他捱過一夜也不肯好意勸他出去到叫起屈來書童道那里走來這婆子直恁不達道理你又不是三次兩次的好

主顧作成俺們近過錢的又不是什麼夫人小姐便死了只當少了一隻老母狗州守相公是一州之主他取藥也須按箇時候亦不敢敲門打戶你却如此撒潑放刁快也出去便休不出去時惹惱我家老爺寫個三寸濶的帖兒送你到州守相公處只怕病到病不死打到要打死一面說一面幫着老管家將手劈胸推那婆子那婆子發賴起來大叫一聲把拐杖拋在一旁驀然倒地面黃失色四肢不舉正是

身似三秋墜葉

命如五鼓殘鐘

縱然未必便死

目下少吉多凶

老管家見勢頭不好到埋怨起書童來道我老人家軟說了他一番你出來收科便好也來助興罵他一場又去推也搥也這病怯怯的婆子如何當得你自去稟復老爺不干我老人家事書童也慌了只得去報與半仙如此也半仙正在書房內靜坐聽說大驚慌忙走出前堂到假山邊看時那婆子已被老管家喚醒睜着雙眼呆看只不動揮半仙教老管家扯起他右手用三箇通靈入妙的指頭向他寸關尺三支肢上一點又教扯

起他左手一般點過叫聲怪哉此脉不比尋常便回身到後面公事所裡坐下叫書童去喚老嫗也扶那婆子進來我自有的話說老嫗也上堂對婆子說道老爺道你脉氣有些古怪喚你進後堂來有話和你細講那婆子起先還直僵僵的倘在地下一得了這個消息分明似木做的跳虎撥動機括一跳也將起來就地下拾起拐杖也不用人扶持把三步并作兩步開鬆鬆的走進後堂去了連老嫗也到趕他腳跟不上落後了幾步老管家看着笑道這老乞婆原來會詐死嚇壞了人也却說嚴半仙在後所明晃也點着一枝蠟燭坐着見婆子進來慌忙屏去衆人喚他近前問道你那里居住婆子道老媳婦德安州人氏半仙道你休要瞞我也看你人形獸之脉其中必有緣故婆子暗想道好個先生料是瞞他不過見四下無人慌忙跪下道實不相瞞老身是雁門山下老狐因慕半仙大名特求診脉半仙道你的脉我已知道了你不害別病只害些救兒女的病慌得婆子連磕幾個頭方爬起來道太醫是真仙何止半仙老媳婦親生止存一男一女今兒子被人射傷左腿只要死不要活便將黜兒箭瘡利害備

細說了一遍半仙道瘡却不妨事只是筋骨有傷便如起牙這左腿已比不得右腿只怕要做箇癩子婆子道若得了性命便損却一隻腿也是小事待兒子瘡口合時老媳婦還要率領他到恩官宅上拜謝半仙道這個斷不消得我還有句話說據你脉氣你女兒也有災厄那婆子心頭又像被棒槌打了一下他見半仙已前語也靈驗又說出這句話來如何不慌婆子連忙道我女兒災厄當在何時有煩恩官做個大方便索性救了他則個老媳婦生死不忘半仙道你女兒的災厄却有奇也怪也連我也推詳不出也只在一年半載上便見大抵你們將獸假人哄弄愚民上無超形度世之學下無驚天動地之行一旦數窮命盡鷹犬皆為勅敵矣比如你兒子早是射了左腿若中着要害之處雖盧醫扁鵲也不好道個可憐二字似此却不枉了一死我看你右手尺脉命根牢固左手寸脉心竅靈通大有道緣况你等生干山谷入世不深七情六慾壅累尚少何不趁此精力未衰求師訪道一家兒脫落皮毛永離苦厄豈不美哉只這一席話說得婆子淚下如雨又磕下幾個頭道多謝恩官指教半仙喚一個掌外

科藥的家童出來分付取一九九靈續命丹又取兩張膏藥各將紙來包好付與婆子道此丸用好酒調服自然沒事只是箭既入骨只怕箭簇還留在內若不取出一生在裡面作痛可將溫水洗淨瘡口將此拔毒膏貼上待他紫血流盡備出鮮血來然後換這神仙接骨膏百日之外便可行動又道我方纔分付之言都是好話你須記着便喚老嫗也送他出去那婆子接了藥謝了又謝隨着老婆婆出得前堂撞見老管家還在那里守門婆子又對他道個萬福起動莫怪出了柵門歡天喜地而去了這里半仙心中也自駭然更不向人說知噫其斯所以為半仙也與有詩為証

回生起死未為奇

心話一生終不洩

獸脉人形那得知

始知醫術即仙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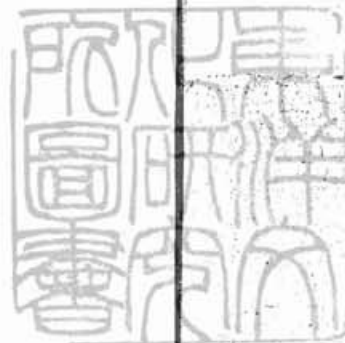
却說那婆子連夜踰城而出路上買了一大瓶無灰的好酒直到德安州雁門山下這里點兒呻吟不絕媚兒一步不離的伴他哥妹兩個懸也而望一見婆子鑽進土洞欣喜無量婆子將瓶酒燒得滾熱把這九靈續命丹用酒調勻的調在磁甌裏面扶起點兒將藥罐下又把些酒與他過口

如法將拔毒膏貼上患處只見黜兒對着土床裏面一覺睡去足足有三個時辰不醒婆子和媚兒守着看他都道他有好幾日不曾合眼這一番睡着想是不疼痛了這就見了藥力看他腿窩裏流下一堆膿血膏藥已自浮了怕驚他睡不敢動掉少停黜兒醒來叫道瘡上好生奇癢難過婆子揭開膏藥看時膿血裏面隱隱露出一件東西婆子將細草展淨齷齪把指爪去擦時一個鏟頭箭簇隨手而出原來趙壹用的是個鏟頭箭起初只拔出得箭籥那箭簇刺入骨中未曾出得當時心忙意亂不及細看到此方知半仙識見之高亦見拔毒膏之妙處婆子煎些解毒草頭湯輕輕的與他洗淨只見骨損筋傷肉開皮爛淋淋的流出鮮血來慘不可言忙將神仙接骨膏烘開貼上用些布絹之類緩緩扎縛過了一夜明日又解開收拾一遍如此七日膿水便盡從此不去解動他調養到四五十日裏面長出新肉來筋絡也就和順些勉強掙扎得起半眠半坐不敢出土洞之外到百日滿足去了膏藥全然不覺只曾經膏藥貼處赤光光的精肉半根毛也不生出了行動之時左腿比右腿已自短了二寸婆子死人歡喜道嚴半仙說只怕不免做個癩子今果然矣可改姓名為左癩兒以識半仙之功自是喚做左癩亦名左黜去了胡姓不用一日左癩兒出了土洞閒走一回走到林子裏面正是舊時中箭之處想起一箭之仇如何不報特地跑回洞中與母狐商議其事那婆子正倚個上案坐着聞說此語忽然掉下淚來你道為何這便是母狐道緣深處正是富貴場中反名陰陽之患災殃受處翻開道德之畢竟婆子說出甚話來癩子的仇還是報得成報不成且听下回分解

可如名傳

卷之二

十一



所
圖
書
印